

第二章 瓦尔特

1992年4月3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萨拉热窝，新萨拉热窝区，多布林亚街道。

这是从医院苏醒算起的第二天，瓦尔特蹲在自家门廊上，手里抓着耗尽心力整理出来的全部情报。

他从头到尾默默看完了整个日出。

兹拉塔·菲利波维奇。

他盯着本子第一页上的签名默默惆怅。兹拉塔，这是他妹妹的名字。小姑娘昨天留在她的音乐老师家里过夜，让他有机会拿走她的一个作业本抄成目前的情报册。*

他已经适应了新身份，这个名叫瓦尔特的青年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父母和一个十岁的小妹妹，所有家庭成员目前都还完整的活着。*

万幸。

他还没能完整继承这具身体原本主人的全部记忆，但是有些情报只需要历史书和报纸就能了解清楚。

简单的说，他正坐在一只塞满了火药的马桶上。

这个时候的萨拉热窝，绝非安全之地。

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在整个八十年代，肆无忌惮的美国人已经把他们的手伸进每一个东欧国家。随着南斯拉夫的唯一领袖——铁托的离世，分裂的阴影重新笼罩了这个跌跌撞撞的社会主义联邦国。

或者说，分裂的阴影从未走远。

在巴尔干半岛狭小的一角，一些信仰不同斯拉夫人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彼此屠杀中彻底分化成了三个民族：东正教塞尔维亚，天主教克罗地亚，穆斯林波斯尼亚。

按照南斯拉夫民族学家的学问，这样一套民族划分是不容置辩的人种学真理，可是在瓦尔特看来，所谓波斯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之间的区别比北京话和天津话之间的更加细微。

塞族固执的认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然而他们缺乏团结其他民族的力量。从二十世纪开始，无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是个国王或是党卫军，民族仇恨和彼此屠杀日复一日——女人被卖到外国，孩子在操场上被枪毙——直到扛着红旗的队伍终于解放了所有人。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六个共和国向铁托元帅献上了他们忠诚。

而铁托回报人民以尊严。*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始终未曾向铁幕任何一侧屈服，他的南斯拉夫拥有红色阵营里最好的音乐，最精彩的电影，最开放的文化部，和最富有的人民。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四十年。

可是巴尔干从来不缺狂人和屠夫。

现在轮到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这个高大勇猛的塞尔维亚人煽动了几场成功的动乱，随之声名鹊起。1887年米洛舍维奇继任塞尔维亚总书记，在改组的塞尔维亚社会党中赢得连任选举，紧接着在不能说的年份开始担任南斯拉夫主席团主席。

当天塞尔维亚报纸头版上印着他的巨型头像，标题是“为了民族！为了正义！”

他掌握了主席团之后的第一次讲话，就点燃了塞尔维亚人狂野的民族热情，把所有其他共和国推得离联邦更远。

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接连宣布独立，米洛舍维奇派去了十五个装甲团接着深陷治安战的泥淖——克族人顽强抵抗，而当地的塞族人趁机成立武装割据。*

内战在1991年彻底爆发。

“再也没有南斯拉夫了。”萨拉热窝解放报的头条是这么说的。

波黑共和国的命运尚未确定，人民却和发生在北方的战争一样分裂了。

塞族人希望加入塞尔维亚建立一个崭新的大塞尔维亚共和国，克族人谋划着联邦政治，而孤立无援的穆族坚持成立集权政府。

三族的领袖互相攻讦，失去信仰的人民拒绝彼此信任。

独立公投在三分之一国民弃权的情况下被宣布通过，接着是此起彼伏的游行，灾难性的内讧和各族极端分子展开的恐怖活动。

时任波黑主席伊泽特贝戈维奇和米洛舍维奇在电视节目中直播对骂。整个1992年3月，萨拉热窝有一百条性命死于枪击。

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在自己的婚礼上被当场炸死，在警察局地窖里发现了切成碎块的波斯尼亚记者尸体。

3月底，米洛舍维奇采取了军事行动。

战火在与塞尔维亚的边境燃起，迅速深入波黑内地。

北约还在观望。

法国人和米洛舍维奇通过了数项秘密交易，唐宁街10号打定主意不做出头鸟，德国政府还在处理愤懑的东德人。在美利坚，共和党的外交部铁板一块，拒绝执行克林顿签发的每条总统令。*

波黑的当权者惊慌失措，任由塞尔维亚人就地接管了本该属于旧人民军的装备，轰隆轰隆沿着他们父辈参与建设的高速公路挺进波黑的腹地。

萨拉热窝的新闻官在真理报上鼓吹波黑终将胜利，可是每日消息显示战线明确无疑的后退着。

就算再不敏感的人，也明白仗要打到萨拉热窝来了。

这就是穿越。

穿越者瓦尔特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了一整夜旧报纸，才整理出所有这些线索。*

他的前世并不努力好学，更没听说过任何关于波黑内战的故事，好在他穿越到了一个能读报纸的年代，而他这具身体的父亲正是萨拉热窝解放报的记者。

除开穿越后的头痛和水土不服，这具身体目前状况还不错。

他十七周岁，单身，是高中生以及萨拉热窝自由人队青年队球员。

189公分，黑色卷发，波斯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混血，十分健康，每天清晨都会勃起。

总的来说，一具很好的身体。

问题在穿越者这里。

他前世所擅长的技术只有两样：大摇大摆的开进属于自己的小区，挨家挨户从那些本该过上好日子的穷人那里收取房租；或者站在工人体育场那只属于他的宝座上，大骂所有外国和外省的足球运动员是无与伦比的大傻逼。

一个剥削工人阶级为生的废物。

继续留在萨拉热窝，瓦尔特·菲利波维奇绝无可能撑过这场将要来临的战争。

两条出路。

要么马上坐飞机去外国，逃得越远越好。

要么是火车。

瓦尔特用拉丁字母在作业本上重重写下“逃亡！”这个词。

他忧郁的想象着这场将要摧毁这座城市的战争。

邻居家的收音机在播报早间气象。

现在是1992年4月3日，上午7点15分42秒，空气湿度45%，气压1007.6百帕，东北风，风速是2.8米每秒，一对漂亮的情人骑自行车穿过这个街区，瓦尔特从头到尾读完了他整理出来的情报决定逃亡，25分钟之前，塞族军队占领了萨拉热窝郊区最外围的收费站。

“瓦尔特！瓦尔特！”

“米卡阿姨早上打了电话，她说帕夫列打算开车把兹拉塔送回来——”

一个穿着围裙，手指上沾着面粉并且面色红润的中年女人从他身后的屋子里走出来，“你能帮我在这里等着他们吗，孩子？”

那是他母亲。

瓦尔特点点头。

他还没有从忧郁中间把自己抽出来。

十五分钟后一台灰色的轿车拐过路口，短促的鸣笛后停在他们的房子之前，接着一个英俊健壮的年轻男人跳下车，给瓦尔特来了一个结实热情的拥抱。

Cover:

世界最勇敢的报纸，萨拉热窝解放报

Cover:

在这巴尔干半岛狭小的一角，斯拉夫正教徒与同源的天主教徒从十五世纪起开始彼此屠杀，奥斯曼的统治带来了伊斯兰教，有些人为了钱改信，有些人被叛徒割席。

最终这些流浪的斯拉夫人在四个世纪的岁月里彻底分化成三个民族：东正教塞尔维亚，天主教克罗地亚，穆斯林波斯尼亚。

塞尔维亚人固执的认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但是他们缺乏团结其他民族的力量。

他们的第一个国王统治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他的独裁统治高效而残酷，克罗地亚人冲入议会表示抗议，塞尔维亚议员果断的掏出手枪迎击。

没有人死于枪战，但是国王麻利的逮捕并枪毙了所有人，顺便取缔了议会。

第二个国王在英国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封建国王的口号吸引了一些农民和为数众多的投机分子，政变很成功，国王娶上了出身高贵的老婆，投机分子组成皇家军官团，农民滚回老家去继续受苦。

有些不同意分配方案的蠢货站出来，国王用绞刑架招待了他们。

紧接着德国人坐着喷纳粹旗的四号坦克闯入这个国家。

国王逃离了他的人民。

无政府的南斯拉夫涌现了许多英雄主义帮派和民族主义恐怖社团。

谋求独立的克罗地亚人在一个恐怖分子的领导下组建了乌斯塔沙，而不甘示弱的塞尔维亚人把切特尼克推上前台。

纳粹轻易控制了乌斯塔沙们。

党卫军宣布：

“每死一个纳粹，就活剥五十个塞尔维亚人。”

这些狂喜的克罗地亚人忠诚的执行了命令，以奇迹般的效率屠杀着塞尔维亚人；而切特尼克也绝不放过每一次恐怖报复的机会，整场战争中双方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冲入对方的村庄肆意处死妇女和孩子，并且默契的干掉路遇的每一个穆斯林。

但是他们之中没有赢家。

扛着红旗的队伍无人能挡。

铁托的联合阵线最终击败了他们所有人。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六个共和国向铁托元帅献上了他们的忠诚，整整四十年间，这个联邦被铁托的大手紧捏住，在东西方之间坚定的两面骑墙。

如果巴尔干有赢家，那一定属于南斯拉夫。*

虽然风雨飘摇，南斯拉夫却聪明的从不在任何一头下注，铁托把他的祖国变得比苏联更加苏联，但在国际上，没人能比他更加激烈的反对苏联的每一个提议。

他让英美以为他是朋友，年复一年骗取了巨额援助，但他真正的友谊只属于他的人民。

他的秘密警察有效的清除了国内所有苏联间谍，他的工人能够自由的出国打工或度假，他的第三世界同盟忠诚可靠，他是这个国家的太阳。

南斯拉夫拥有红色阵营里最好的音乐，最精彩的电影，最开放的文化部，和最富有的人民，